



说小说

杨江柱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的——

节奏 预兆 悬念
对偶形象 系列形象
人物的无意识世界

说小说

杨江柱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2775



长江文艺出版社

1092775

序

徐 迟

杨江柱同志送来一口袋的稿件，叫我看看。在我那里放了个把月，乃得一段空闲时间，微恙帮我摆脱了许多俗务。在寂静的疗养院的空闲时间里，取出一看，既无目录，也未分类。乃不得不先给他分了分类，略按内容，编排先后次序，列出了目录，全书眉目就清楚了。然后再逐一往下看，有的细看，有的粗看。有的是爱不释手，有的是喜不自禁，也有不同意见的，只是一些“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意见。每篇文章，免不了有各种各样的、因人而异的看法。

这些文章有三类，第一类是当代文学，第二类是传统文学，第三类是外国文学。据我推想，作者必定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评说文章可写，包括想写的与将写的，希望能写出来，当一件事做下去。要做好了这件事，我们大大地鼓掌欢迎。我要表示这个看法：这三类文章诚当务之急也。望他还写下去，多写，快写，加把劲儿大写特写。对于文学事业来说，这几类文章可以称为及时雨，催化剂，试金石，分离器，解剖刀，测深水的铈，准绳，度量衡，打气筒，加油站……等等，是文学事业万万少不得的多种性能的重要设施。但要写好，有分寸，是不容易的。别看它们多半是短小精悍之作，也看不见它们有多大的作用，然而有着濛濛的细雨“润物细

无声”的妙处。我们要提倡这类文章，要求更多的人来写，使更多的文艺作品得到评介。当然，文章绝对不能板起面孔，大谈其大道理，总是要细细道来，读起来津津有味，生动活泼，具见匠心，人们才愿看愿听。哪怕只是一得之见，有时就竟给读者和作家甚多启发。后来这些文章结成一集，便似顿时得到了一大地皆采的文理，閃爍有光。或有如一只大花籃，盛滿鮮花，芬香扑鼻。如果这样的文章出得很多，百花园里一定更加芬芳，它们本身便是芬芳的，馥郁的。

这次的一口袋稿件，我觉得少了。真是吊胃口，使人感到馋。好文章叫人恨不得多写点，然而总是不多。求过于供，暂停营业，明日请早。只那回味，够人咀嚼，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却也要说一说，反其道而行之，它也可以是“文章寸心事，得失千古知”呢。《透视伏盖公寓的设计蓝图》，就是一篇有味道的文章，不过巴尔扎克大师在其中还有更多设计的巧思，还是可以探索几番，给以更充分的揭示的，好象这篇文章还少那末几段，或许竟窝藏着最重要的一段。不知道是否杨江柱肚里已装着，故意卖关子，不肯轻易示人呢？又如：《小说中的无意识世界》，也还大有文章可写。此文最后一段，匆促收场，显然是欲言还罢，欲说还休，思想并未解放，普鲁米修斯还被钉在高高的高加索的岩石上。已举了许多例子，却没有展开来，岂缘创作尚不自由乎？

我最高兴的几篇文章就是《漫评武汉地区一九八二年得奖小说》和《漫评〈芳草〉两年获奖小说》，这个工作现在很少人肯做，而象汪洋短篇小说、绍六短篇小说集、赵致真短篇小说集的评论，现在也很少人做，这也就不正常。当年休曼发现

了肖邦，写出《脱帽吧，一个天才诞生了》，这位天才得以诞生。我们的评论工作太不景气，时常又很有点凑热闹，赶浪头。要某篇文章已出了名，才这个也写，那个也写，都来写，大家写个没完，看起来乏味。没有出名的文章，没有人或很少有人理睬，事实上我们已经埋没了很多好文章。

我很希望中国能出中国的荷马、但丁以及今日之屈原和曹雪芹。然则，还必须有评论家。不能光出大作家，还必须有大理论家，希望中国能出中国的《诗学》、《拉奥孔》、《给果戈里的一封信》、《十九世纪文艺思潮》等等，以及今日之《文心雕龙》、《诗品》和《〈水浒〉、〈西厢记〉评点》这一类文艺理论大著作。大著作却要从小文章做起，做多了，自然会出巨著，所以对江柱同志的这本书，我看了很高兴，有厚望焉，是为序。

1985年3月9日梨园医院

目 录

序.....	徐 迟 (1)
猪八戒与孙悟空	
——小说的对偶形象	1
从黄佳英到谢惠敏	
——谈小说的系列形象	7
不死鸟的再生	
——再谈小说的系列形象	17
外国小说中的三类系列形象	
——三谈小说的系列形象	24
话说小红	
——小说的次要人物形象	43
宝钗刺绣，妙玉入魔	
——小说人物的无意识世界	49
红楼百怒	
——小说人物的怒点与怒态	55
共性与个性，客观与主观	
——小说典型问题的复杂性	61
动静交错，张弛有度	
——小说的节奏	71

月零而风，础润而雨	
——小说的预兆	78
通过谁的眼睛	
——小说的“视点”	84
《儒林外史》的开头与结尾	
——谈小说的结构	91
《金银岛》多层象牙球模式的悬念	
——小说的悬念	96
透视伏盖公寓的设计蓝图	
——小说的房屋描写	104
小说的辉点	
——赵致真短篇小说集序言	114
东西方的“焚稿断痴情”	
——小说的对比欣赏	124
漫谈城市文学中的小说	130
校园小说异军突起	
——汪洋小说集序言	139
日记体小说《少年 chén 女》的特色	151
秤砣虽小压千斤	
——漫议《长江日报》一九八四年获奖小小说	158
根据地·生死搏斗·飞天	
——小说作家与生活	162
德莱塞和他的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	171
早春时节的图景和人物	
——绍六短篇小说集序	185

千里川江风俗画 色彩斑斓人物图	
——评长篇小说《漩流》	194
时代的风和人物精神美	
——漫评武汉市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得奖小说	209
改革浪潮中的芦笛箫笙	
——漫评《芳草》一九八二、一九八三两年获奖小说	218
单纯而又丰富 含蓄而又尖锐	
——笔谈《藤椅》	229
靴子的灵魂	
——短篇小说《品质》赏析	233
附：	
高尔斯华绥：《品质》	
后 记	245

猪八戒与孙悟空

——小说的对偶形象

猪八戒和孙悟空就是我们自己。猪八戒是“肉”的象征，孙悟空是“灵”的象征。

你和我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饥则思食，渴则思饮，七情六欲常在心中激荡。我们的远祖来自原始森林中的动物王国，他们强悍粗犷的野性有时仍在我们的血管里奔涌。你和我又都受了人类数千年文明的熏陶教养，不仅学会了用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而且有一双能够欣赏绘画的眼睛和陶醉于音乐的耳朵，崇高壮美的社会感情常在心中迸发。于是，你和我身上，都不免要出现灵与肉的冲突，当然也同时存在着灵与肉的和谐。这冲突，这和谐，在不同的社会里有它不同的社会内容与阶级内容，随着历史条件而变化。

在小说里，灵与肉的冲突及和谐，常常表现为一组有趣的对偶形象。《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与猪八戒就是灵与肉的对偶形象。他们能给我们以丰富的人生哲理的暗示和启发。

我们对猪八戒这个形象的感情相当复杂，既嘲笑他，又喜爱他，因为猪八戒身上有我们自己的肉的影子。猪八戒贪恋肉的欢乐，当他还没有错投猪胎，还是管理天河的天蓬水神的时候，就在王母的蟠桃宴上喝醉了酒，闯进冰清玉洁的月宫，调戏月里嫦娥，受到天刑惩罚。流放人间之后，尽管

生就了一个长嘴大耳朵的猪头，还念念不忘地要娶一个俊媳妇，在高家庄做上门女婿，替岳丈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西游记》第十八回），俨然是中国农村中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出色的庄稼汉。好不容易舍弃了高家庄的翠兰媳妇，摩顶受戒，当了和尚，仍然不能六根清静，四大皆空，依旧时常堕入欲海情网，横生魔障，闹出很多笑话。黎山老母、南海菩萨、普贤、文殊四位神仙变成妖娆窈窕的母女四人，一个个蛾眉横翠，粉面生春。已经出家的猪八戒看了又心痒难熬，只想重演高家庄招亲的旧戏，一口一声娘，喊个不停，把手帕遮住猪头去捉媳妇，“磕磕撞撞，跌得嘴肿头青”（同上第二十三回）。盘丝洞里的七个蜘蛛女妖在濯垢泉洗澡，猪八戒见了也扑的跳下水，变成一个鲇鱼精，“只在那腿裆里乱钻”（同上第七十二回）。我们嘲笑猪八戒的这些丑态，其实就是嘲笑越出社会规范的情欲，在笑声中把我们的血肉之躯纳入社会规范，陶冶自己的高尚情操。

迷恋人间欢乐的猪八戒，牢牢站在泥土上，不怕卑微，不嫌污秽。他克敌制胜的武器九齿钉耙，带有泥土气息，是庄稼汉手头的农具。上西天取经，他一路挑行李，过荆棘岭，“荆棘蓬攀八百里，古来有路少人行”（同上第六十四回）。猪八戒双手使耙，将荆棘左右搂开，豪放地笑着说：“等我老猪与他添上两句：‘自今八戒能开破，直透西方路尽平！’”七绝山上有条稀柿同，烂柿子每年落在地上，经霉过夏，烂成恶臭的稀屎，秽气薰人，无处落脚，猪八戒用长嘴巴在稀屎中拱出一条取经的路（同上第六十七回）。在荆棘和稀屎面前，猪八戒表现了肉体的威力和能量。

作者这样写猪八戒，意味深长。无论是民族、阶级和个人，如果染上过重的洁癖，不敢在荆棘、稀屎中向前走，就意味着肉体——也就是生命的萎缩退化。不用自己的肉体在荆棘和污秽中开辟道路，人类决不能在精神领域内升华到今天这样崇高美妙的境界。骚人墨客，硕学鸿儒，英雄豪杰，大师巨擘——一切登峰造极的人，在登上精神高峰之前都经过了猪八戒的荆棘岭和稀柿洞。他们毫无例外，都有猪八戒用九齿钉耙搂开满山荆棘、用嘴巴拱开遍地稀屎的硬功夫，真本领。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伟大人物都是猪八戒。用天鹅绒和白手套把肉身肉手包起来，害怕污浊，忌讳屎尿，做不了大事业。通过猪八戒这个艺术形象。天才作家吴承恩固然画了一幅“肉”的漫画，但同时也唱出了“肉”的赞美诗；漫画和赞美诗的远缘杂交中蕴含着深刻哲理，等待有心人去品味领会。

猪八戒是“肉”的化身，孙悟空则是“灵”的塑像。猪八戒执着于“肉”，好色而不知节制，贪食而不辨精粗，对人参果这样的无上珍品也食而不知其味。孙悟空则玲珑剔透，机智颖悟，追求永生，求知若渴，不害怕玉皇大帝，不崇拜诸天神佛，表现了人类精神要求不断升华、超凡脱俗的强烈愿望。

吴承恩写孙悟空，处处突出了“灵”。孙悟空出世比耶稣基督出世更空灵玄妙。西方民族为了突出耶稣基督的“灵”，说他是童贞女马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的，避开了人间肉体的性关系。尽管如此，基督毕竟是马利亚怀胎生育的，依然离不开母亲的肉。《西游记》写孙悟空出世的笔墨更加超脱潇洒，完全神游于人间肉体之外。孙悟空无父无母，是从一块仙石

里迸裂出来的。这块仙石吸收日月的精华，天地的灵气，久而久之，“就有灵通之意”，终于从里面孕育仙胞，化作一个石猴。这种独特的艺术构思，当然是有意识地强调孙悟空的形象是“灵”的象征。《西游记》第一回的回目特别标明：“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一则曰“灵根”，再则曰“心性”，无非都是说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是代表人的“灵”，人的“心”，也就是和人的肉体形成对立统一的“精神”。抓住这一点，就掌握了理解这个艺术形象的金钥匙。

人的肉体是有限的。从空间上来说，即使人类现在已经能够飞上月球，将来甚至能飞往银河系，但在茫茫宇宙中仍然只能亲身接触沧海之一粟。从时间上来说，寿逾百龄，难能可贵，但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瞬。然而，人的精神却追求完美的无限：在空间上希望无远弗届，遨游宇宙；在时间上希望永生不朽，寿比天地。孙悟空就表现了这种如饥似渴的追求，他常有一些似乎不近情理的奇想。他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春采百花，夏寻诸果，秋收芋栗，冬觅黄精，“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严”。《西游记》描绘这幅逍遥自在的美妙图景，酷似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章所写亚当、夏娃在伊甸乐园中的生活。但是，亚当、夏娃吃了禁果后才开智慧，产生忧愁痛苦，孙悟空却自动地乐极生悲：“一日，与群猴喜宴之间，忽然忧恼，堕下泪来。”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死神的威胁，希望“学一个不老长生”，终于学成七十二般变化，一筋斗就有十万八千里，在十代冥王的森罗殿上一笔勾销了生死簿上的名字，完成了突破有限、达到无限的转化。通过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笔墨，热情地讴歌人的精神，赞颂精神对无限的追求。在

这个意义上，孙悟空可以说是东方的浮士德博士。不过，他比浮士德更精神化，他和肉的欢乐是绝缘的。

《西游记》一再提到“心猿意马”，直接用“心猿”来称呼孙悟空，显然是明明白白地把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和人的精神活动联系起来的。孙悟空不食人间烟火，是“胎里素”，不近女色，都显示出“灵”的光华与特性。

灵与肉是有矛盾冲突的，孙悟空和猪八戒经常吵吵闹闹。食、色，性也。“肉”要满足自己的性本能，“灵”却不愿屈从于情欲的束缚。因此，孙悟空一再骂猪八戒是好色的呆子，贪馋的夯货。猪八戒则牢唆唐僧念紧箍咒，赶走孙悟空（《西游记》第二十七回）。自从猪八戒离开高家庄一直到功德圆满，他和孙悟空就象两个互相嘲弄的相声演员，演出一出又一出灵、肉之间争争吵吵的喜剧，妙趣横生，使人读而忘倦。整本《西游记》的幽默情趣，大部分都寄寓在孙（灵）、猪（肉）双方的矛盾冲突中。但是，灵与肉是对立的统一，彼此都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必要条件。灵失去了肉，就丧失了根本的依托；肉没有灵，就成了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因此，不管猪八戒和孙悟空如何冲突，他们仍然始终相互扶助，同往西天取经，在矛盾冲突中达到和谐统一。从猪八戒、孙悟空性格的内在逻辑中生发出来的有趣的故事情节，可以帮助我们领悟灵与肉之间的冲突与和谐。

我们还应该看到，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之中，都是历史的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从来没有抽象的灵，也没有抽象的肉。把“灵”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就会变成唯心主义的“绝对理念”。把“肉”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

社会的人就会被歪曲成生物的人。《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虽然是“灵”的象征，“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却仍然只是在天堂地狱中兜圈子，翻筋斗，那些天堂地狱的幻影不过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的变形。猪八戒虽然是“肉”的象征，他的身上也曲折地反射出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的某些特征。在天蓬水神的幻像中，隐约地闪现出一个封建社会农村庄稼汉的身影。

文学艺术是灵的结晶，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花朵，同时又是人类用来观照自己的风月宝鉴，正反两面分别照出灵与肉。艺术家在小说中把人一分为二，创造灵与肉的对偶形象，这样的对偶形象在中外名著中一再出现。《堂·吉珂德》中的堂·吉珂德(灵)和桑丘·潘沙(肉)，《聊斋志异》中的嫦娥(灵)与颠当(肉)……都是这样，又各有特点。堂·吉珂德和桑丘、潘沙，带有骑士传奇的喜剧色彩。猪八戒和孙悟空虽然披上神话的外衣，其实却打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鲜明印记。这些对偶形象都饱含着人生哲理的琼浆玉液，是人类认识自己、解剖自己的艺术记录。过去评论《西游记》，往往只把它看成神话小说。其实，透过神话的轻纱，我们看到的是闪光的哲理。这部天才作品越来越引起有识者的惊异和倾倒，当代法国比较文学权威艾登堡认为：没有读过“西游记”，就象没有读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不能谈小说理论。我们应该从哲理小说的角度出发，重新对它进行评价和研究。

从黄佳英到谢惠敏

——谈小说的系列形象

五十年代的艺苑里出现了一朵向阳花，她深情地仰望着初升的旭日，吐露出自己的全部芬芳，但是，却被指责为有毒的罂粟。于是，展开了对罂粟的围剿，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一九五七年对《本报内部消息》中的黄佳英性格的批判……

七十年代的艺苑里出现了一朵向阳花，她深情地寻求着在密云浓雾中透露出来的一线阳光，渴望受到阳光的哺育。可是，就在她迎着一线光明舒展花瓣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狡黠、几乎和光明一样闪闪发亮的毒虫却趁机钻入花心，玷污和侵蚀了那颗素洁的心，那就是引起大家关注的《班主任》中的谢惠敏。

明明是一朵向阳的金葵，却被诬陷成有毒的罂粟，被泼上耻辱的污水，这是一种悲剧。渴慕光明，却被似乎象光明一样发亮的毒虫趁机玷污。这是另一种悲剧。她们的悲剧说明：黄佳英与谢惠敏这两个形象之间，存在着互相呼应的关系。这两个形象可以看作是“系列形象”的两个环节。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九五二年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大地上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一八四〇年以来无数革命者赴汤蹈火的斗争成果，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不朽功勋。至于肃清封建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遗留下来的严重影响，则是相当长期的、异常曲折复杂的斗争。黄佳英这个人物形象，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为了剖析这个人物形象，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人物在其中活动的环境。

土改的暴风骤雨早已埋葬了《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和《祝福》里的鲁四老爷之流的人物。然而，艺术家的敏感，艺术家忠实于现实的态度，却使刘宾雁同志在无产阶级的一家党报编辑部里发现了还在活动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细菌。

从秦始皇到爱新觉罗王朝的家天下已经成了历史陈迹，赵太爷和鲁四老爷极力维护的宗法家长制也受到了人民革命风暴的猛烈扫荡。然而，在某省党委机关报《新光报》总编辑陈立栋身上，却仍然深深地打上了“唯我独尊”的宗法家长制思想烙印。刘宾雁同志真实可信地描绘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特点。这位总编辑每天一面吃着早饭，一面给总编室主任马文元打电话，整个编辑部一天的行动都是由这个电话决定的。事无巨细，都要听命于这位总编辑，由他神明独运，总揽一切。哪里出现了独立思考的火花，陈立栋就不遗余力地加以扑灭，要迫使所有的人一律按照总编辑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好象他就是真理的化身。马文元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发现：

凡事多请示总编辑，就顺利得多。谁要是不唯唯诺诺，百依百顺，《新光报》就不是他久留之地。作者告诉我们：这家报纸曾经有过两个副总编辑，其中有一个是几年来在党支部大会上批评过陈立栋的唯一的人，“可是这两个副总编辑都工作不到半年，就自动要求调动工作了”，被欢送走了。从《本报内部消息》的情节展开过程来看，陈立栋显然是把新光编辑部看作自己的“家天下”的。在这块天地里，与其说他是党派来的一个领导干部，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倒不如说他有点象一块封建领地里的小领主，或者说象一个封建家族里的家长。

领导人有着封建家长式的心理，下级就可能染上谄媚阿谀的奴才性格，甚至还会产生迎合领导需要、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式的人物。果然，在陈立栋身旁，我们不但看到了善于走上层路线的郭珂，还看到了《新光报》最年青的编委、黄佳英的未婚夫张野。这位风度翩翩，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工业组长是一位很值得注意的人物。当省党委派人来报社调查，陈立栋独断专行的家长式作风受到猛烈冲击的时刻，张野向他献上对策。当然，张野使用的完全是革命的语言，十分巧妙地运用革命语言来推销“转移群众视线”的肮脏货色。他献计时的眼神、姿态以至腔调，都包含某种暗示，都在试探陈立栋的反应，直到完全达到默契。刘宾雁同志对这个场面的描绘，着墨不多，却入木三分，有摄魂夺魄之力，使我们看到张野虽然年轻，但中国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那些权谋术数的毒汁早已侵蚀了他的灵魂。

作为意识形态，封建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冰炭不相容的，是完全敌对的。但是，对于革命队伍内部受到封建思想